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牛房  
講場  
OX  
TALK  
2016

改造  
·  
重生

R e g g e n e r a t i o n





# 變廢為寶的 重生之道

## 真的變身鳥——熊銘健 X 蔣詩慧

布料回收／改造衣服

5/11 2:30-4:00p.m.

主講：熊銘健 以下稱 Ken

主持：蔣詩慧 以下稱詩慧

記錄／整理：郝元春

阿 Ken (熊銘健) 是一名時裝設計師，但又不是，就像他說的，只是個會縫紉的人，一個一臉微笑的大男孩，總是保持著一股親切的謙遜姿態與大家聊天。他做著的事情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有點傻，做事不為賺錢，甚至只是用「餓不死」這種程度的標準，樂此不疲的做著自己熱愛的事，更是他自己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本來可以光鮮亮麗的職業，他卻從中反思著這個行業，用最樸實的行動告訴人們，他做的這件不賺錢的事情究竟是為了什麼。也提醒了大家，在生活中各自真正需要的真的那麼多嗎？退去繁華的表面，回歸最簡單的生活方式，「餓不死」，其實是很幸福的程度了吧。

### 舊物換新顏 是改衫也是重生

詩慧：阿 Ken 從小到大都對時裝有熱忱。對時裝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認識之後，突然從一些資料中發現，原來時裝產業是全球污染最嚴重的一種產業。知道了這個事實之後，他用另外一種方法令時裝變得更加美好，環保之餘又可以保持個人的風格。

Ken：現在我們在荃灣做了一個 Project，叫做「真的變身鳥」，在那邊會幫人改改衣服以及解決一些普通的需要。雖然外面有好多類似的店鋪，但仍然會有一些客人會專門回來找我

們改衫，因為我們基本上什麼都可以做。哪怕是線的顏色不合適，或者車衣機差一點做不到等等問題，都不會介意。所以有比較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一些街坊的實際需要是什麼。

比如有人會拿著一件牛仔外套過來，要求改造成一個袋。但其實多數人對於要改造成什麼樣子的東西並沒有具體想法，但如果對方有 Idea 的話，我就會盡量幫他們做。另外還有一個客人拿了一條裙子給我，這條裙子是由四幅布料接駁在一起的款式，於是我將四幅布拆開，修剪了布邊之後將之做成一件衫。其實可能性有好多的，就看你怎麼做。另外，我們在一個活動中將車衣機推到了街頭，看看是否有人會用到。最有趣的是，當我們推到一個街市附近的時候，一個肉檔的老闆立刻衝出來，讓我們修補他已經用爛的圍裙，這些非常生活化是常常會遇到的。

我個人很喜歡用條狀的布料去重新製作一塊新的面料出來，然後再做成一件新的衣服。個人比較喜歡做和服。因為和服的布封只有 38cm，製作上來講，到最後它剩餘的布料最少。比如我身上的這件衣服，是我們和一間西裝定做的地方合作製作的，我們在那裡回收了一大堆襯衫回來後，將六件襯衫拆散再重組成一塊新的面料，製成一件日本風格的衣服。這過程中我



熊銘健 Ken Hung  
時裝設計師

曾留學日本文化服裝學院學習西洋服裝剪裁的基礎。現時與南豐六廠及一眾曾活躍於香港工業起飛時代的退休工人合作，在荃灣蠟地坊小販排檔經營「真的變身鳥」。主要用回收物料或舊衣物製作環保袋等生活用品。

都有新的思考，比如拼好的布質凹凸不平不易車縫，於是我再將布料修剪成方便做成一件衫的形狀出來。但其實做完我是有點後悔，因為剪走了一些布料造成浪費，不應該這麼做，是引起我反思的一件事。

另外，布料回收其實一點都不難，收了回來如何處理才是最難。比如我如果要去做一件產品，首先要將布料的顏色分類，以及布的質地都要經過分類。比如棉、滌綸、萊卡等等。如果是針織布料，在製作的物理上其實是有最大影響，西褲、襯衫的面料是最好的。說到面料處理，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算是古著都未必人人接受到。如果是「版布」我們可以做一些產品出來大家都接受的，但回收來的布料就不一定了。處理上我頂多就是拿去洗衣廠洗一下，如果說有沒有百分百消毒就不會完全肯定。

詩慧：我覺得一件衫用漂白水溝清水洗滌之後，基本上都可以殺死上面大部分的細菌，或者像 Ken 講的經過洗衣廠處理之後，衛生條件已經 ok 了，除非是面料上面一些很難去除的污漬。Ken 已經有足夠的經驗去處理或者篩選這一部份，而且設計師本身對面料這部分的要求已經比一般人要高，好像他身上的這件衣服，完全看不出是用回收面料改造的。

## 幫助製衣人士「再就業」

詩慧：其實我覺得「真的變身鳥」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因為你將一個在香港已經式微行業的從業人士，提升至另外一種層次，幫助他們又多了生意可以做，同時也做到環保這件事。

Ken：也可以這樣說。一些之前從事香港製造業的人士，他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做製衣，一直做到九十年代香港製衣業式微，便沒有再做了。但是他們的手藝並沒有消失，加上因為始終喜歡這一行，就算市場上沒有太多這樣的需求，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亦會不斷運用到。「真的變身鳥」就是這樣的一個平台，將我們認識的這班「姐姐們」重新組織，讓他們可以再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手藝，接觸和服務到更多的街坊。

我是在日本讀時裝設計的。我對於（時裝）構造以及紙樣是比較擅長並且花費了比較多的時間做研究。但是我不覺得自己跟那些姐姐有很大分別。大家都是會縫紉的人，這個世界懂得縫紉的人太多了。而且我也沒有一份設計的工作，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是設計師，只是一個會縫紉的人。除了我們這些坐在車位前縫紉的人之外，其實還有好多不同崗位的人。所以我們都會一起搞一些活動，比如參觀洗衣廠，機器



廠（賣二手衣車的地方）等。有好多東西是你在工作崗位上學不到的，現在我們就有很多這樣的機會去學習。

在「真的變身鳥」開始之前，我們會有一個固定的活動「紡織茶會」，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會一起去參觀一些師傅工作的地方，並且我們會互相交流。我很喜歡分享自己的東西，我的知識是讀書讀回來的，而那些師傅是坐在車衣機前面三十多年工作得來的經驗，當然在車縫方面很專業，但是可能在其他方面所知甚少，因此我們便有很多這樣的知識可以交流。

我們團隊中一位叫做 May 姐的，以前是做車衣女工，她在我們的活動上就教大家做環保的拖鞋，這些拖鞋是好像日本那種草鞋，是編織出來的。又比如這款「麵粉袋」，就是我們其中的一位姐姐做的。她會去一些麵包舖之類的地方收集麵粉袋回來做成不同款式的袋子。在香港的「農墟」上，這款袋是最好賣的。不過有時姐姐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做的樣式太複雜，他們都不一定做到。比如要將曲線與直線的布料車縫在一起，他們就會建議出一份正式的紙樣再去製作會比較不容易出錯。

## 變廢為寶 我不是「垃圾」

詩慧：Ken 的團隊非常善於利用大家覺得是「垃圾」的東西，將之「重生」，令到其他人更加瞭解他們真正在做什麼以及其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宣揚這種環保的訊息給整個社會。雖然是一個很小的舉動，但是我覺得在時裝界裡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行為。

Ken：我們會加工一些人家不要的麵粉袋做成產品。但是回收來的麵粉袋，有時候袋的狀態不是太好，譬如上面的麵粉沾到水會令袋身變得比較硬，又或者不乾淨等，所以每個麵粉袋可用的地方也變得大小不一和難以控制。有些客人會要求「香港麵粉廠」這幾個字擺放的位置，但其實都不一定能做到，不是不按照美感上來安排，而是它（文字）只適合放在這個位置而已。開始也不知道如何跟客人解釋，不過當我們把其中的緣由講出來，他們大部分會接受。另外，我們也會用麵粉袋幫客人做一些店舖的室內裝飾等。

除此之外，利用這些環保物料去做的途徑還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窗簾布，每一年他們都會

剩餘很多「版布」，他們會儲存這些布料，但不一定有時間去再處理或者加工這些料，所以我們就去搜集這些布料，或者一本本的樣版布，之後再用來加工成布袋等等。另外一些洋服製作的店舖也會有這樣的剩餘布料，但是比較小塊，大概 10cmx20cm 左右，那麼我們就會將之加工成一些拼布袋仔之類的產品。

## 不在乎價格 有趣就去做

詩慧：我看到你的產品做出來已經是很高的質量，因為始終都是產品，也花了心思在裡面，定價的標準是什麼？

Ken：價格方面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標準，都是自己去定，自己覺得 ok 就可以了。其實我知道我的專業需要多少錢才可以運行得到，但是別人不會比較這件事情的。當你可以用 100 元在商場買到一件全新的襯衫，為什麼要花在我這裡？所以我要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如果我跟一些大機構去比較的話，反而我的價格是貴的，因為人家可以生產 100 萬件，當然每一件都便宜。原因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製作的，只是大部分客人不知道而已，確實是賺不到錢的，只不過餓不死而已。這是我的選擇，加上家人的支持，就可以做到了，但是都要收合理的價格，因為再造物料加工差不多是這樣的價格，並且我覺得價錢不是重點，最重要是覺得有趣才去做的。

## 更喜歡教人多過幫人

Ken：「真的變身鳥」還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當有機會教人的時候，我是很樂意這樣做的。比起我幫你做，我更想大家懂得如何使用車衣機。因為當你如何操作，就會有好多想法可以實現。無論是時裝工業或者縫紉，其實是離大家日常生活很貼近的一件事，它不像是金工或者木工等危險性較高的行業，雖然衣車都是機器，但只要正確使用，危險性是很



低。在我們的活動中，我都有機會去教一些小朋友學習穿針、縫紉，讓他們第一次感受一下針線。其實每個人都會針線這件事的，是一種本能，沒有不會縫這件事，只是行動力的問題，無論做什麼，實際行動才是最重要的。🐮

# 購物狂 V.S. 工藝關



工藝與社區——盧樂謙 X 施援程

傳統工藝與社區共生

5/11 4:30-6:00p.m.

主講：盧樂謙

主持：施援程

文：耍耍三郎

曾經當過公務員，在那段時間，非常喜歡買東西，是很多商店的熟客，可能我的樣子老實，我是先取貨，到了發薪日，再去付款，良好的信譽讓我買了不少多餘的東西。房間裡堆滿了東西，衣服鞋襪應該可以最少一年不重複。有天，外甥女向她媽媽表示：長大後，她也要當公務員，因為她覺得當公務員可以買很多衣服和鞋子。轉眼間，外甥女已經長成人，她沒當公務員，但也實現她另一半的願望，買了不少衣服和鞋子。對於外甥女現在的生活模式，我不知道要負起多少責任，所以我現在以「執她二攤」作為當年樹立壞榜樣的救贖。

回想起來，那段「我是購物狂」的日子，更多是在買東西的當下找尋自我存在的感覺和價值；然而商品帶給人的滿足在購買後很快會消

失，特別是在滿足情緒的需求上，商品的效用是不持久的，因而只有透過不斷消費，才能帶來滿足。有一個商場的廣告讓我至今難忘，它的標語是：開心買鞋，唔開心亦都買鞋……作為虛弱的城市人，我們透過不停購買大量不需要的物品，然後丟棄，以這種與地球同歸於盡的方式，企圖填滿自己的空虛。

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地球可以滿足世界上每一個人的需要，卻無法填滿一個人的貪婪。當消費已經成為全球主要的經濟模式時，地球還能撐到今天，大概是因為世界上仍有一些人還能清醒地看到這種盲目消費的確了無意義和為環境帶來迫在眉睫的危機，願意憑著自己的信念和行動去改變這種扭曲的價值觀。盧樂謙（阿謙）應該是屬於改造者中的一員。



盧樂謙 Him Lo  
藝術家及策展人

涉獵多種創作形式的香港藝術家，先後畢業於英國薩斯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和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系，2014年完成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他以藝術於城市中尋找存在的方式，探索自我意識與身體「脫離 / 建立 / 塑造 / 重建」的關係，並通過強烈和陰鬱的表達，表現時間的急切性。他曾出版繪本，包括《在樹上聽風》、《愛貓》和《白貓》。

除了繪畫，盧樂謙運用混合媒介創作雕塑和裝置藝術，參與集體創作和行為藝術表演，近年投入社區營造，推動社區藝術。自2012年，盧樂謙出任香港故事館館長。香港故事館關注社區文化議題，進行地區歷史文化研究，作出紀錄並出版；邀請傳統工藝師傅、有機農夫、家庭主婦成為工作坊導師，分享和傳承傳統手藝、生活文化，鼓勵公眾人士和街坊參與地區文化保育的討論。

阿謙的自我改造緣於一次斷腳的意外。十八、九歲時候，阿謙是名職業足球員，而且還是脾氣暴躁，經常被罰紅牌的波牛。除了斷腳，所屬的球會更倒閉了，當時他唯一可做的是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停畫畫。繪畫和創作給予阿謙一種新的方式去表達和展現自己。之後他踏上另一條路，他先後畢業於英國薩斯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和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系，並於香港嶺南大學取得文化研究碩士學位。

阿謙涉獵多種類型的創作媒體，例如：繪畫、雕塑、裝置、行為藝術等方面；而他近年積極投入的社區營造就是讓我感受最深的項目。在香港這個以金融、地產、購物為主導經濟的城市，阿謙以天真結合勇氣和傳統工藝師傅、有機農夫、家庭主婦一起以傳統手藝、生活智慧來團結和保育社區，並希望藉此重整參與者的人生價值觀，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一樣虛幻，但阿謙和他的拍檔們真的做到了。

據阿謙介紹，參與社區工藝協作的主要有木工、花牌製作、舞火龍、製衣以及南音演唱這

幾項。通過上課的形式，這些退休手工藝人轉化成導師，把他們以前賴以維生的手藝傳授給工藝愛好者。以教木工的龍師傅為例，他已經八十多歲了，當了六十年木匠，他的木工班除了吸引為彌補成長過程中沒有機會做手工的人士外，還吸引了真的希望這個行業能傳承下去的徒弟。

徒弟們大概會用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學習手工藝，另外百分之二十的時間用學習宣傳、行政方面的工作，然後他們會學以致用，除了以不同的媒體進行推廣和宣傳外，還和不同機構合作、尋求贊助，這樣這些歷史悠久但已和時代差不多脫節的手工業回復生氣，更可持續發展下去。

究竟這些老師傅有什麼魅力讓這些年青人全情投入呢？阿謙說每個師傅在開始的時候都會贈你一句話。大家猜到這句話嗎？好吧，答案揭曉——「唔……係咁樣做！」當然，他沒有在給你當頭棒喝之後就揚長而去，而是手把手把他看家本領展示出來，讓人心服口服。